

上世纪40年代小清河的纤夫(老照片)



小清河上的拉纤人

□舒一耕

说起纤夫，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中学课本上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课文描绘了伏尔加河畔一群奋力拉纤的纤夫群像，反映了俄国纤夫的苦难生活。再就是上世纪90年代国内传唱颇广的流行歌曲《纤夫的爱》，是一首轻松欢快的爱情歌曲。纤夫的真实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其实了解的人并不多。

一天，朋友告诉我在邹平好生镇二槐树村，就有一位曾在小清河上干过纤夫的老人，且极有可能就是小清河上唯一健在的纤夫了。这引起了我对探寻当地小清河历史遗迹与民俗风情的兴趣。周末的下午，在朋友的带领下，我来到了周村城西的二槐树村。

村西的牌坊旁有个亭子，立有村碑，正面有清代梁鸿勋于光绪年间题写的“二槐树”村名，背面是“贞淑可风”四个大字。正巧附近有位老人和朋友认识，于是一起去寻那位曾在小清河上当过纤夫的陈姓老人。

穿街走巷，带路人把我们领到一位国字脸、中等身材、拄着拐杖的老人面前。我向老人说明来意，老人很高兴，说起了自己在小清河上的纤夫经历，这时旁边有位好心人递过一个马扎，我就坐下来听老人慢慢叙说。

老人叫陈立义，今年85岁。他是1956年到小清河上干纤夫的，当地人说是拉船。他有个堂姐嫁到了小清河旁的乌河村，村里好多人自己家有船，雇人在船上搞货运。由于堂姐和姐夫年龄大了，自己不能干，只能雇人，于是就找到他，说船上缺人，让他帮忙拉船。他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家中只有他一个男孩，可为了生活，家里就同意了。

小清河当时是山东重要的内河水道，码头船桅林立，是货物运输的重要集散地。小清河上有船的人家不少，当地管黄河上的船叫划子，小清河上的船叫对槽，也叫驳船。船由两部分组成，没装货的时候，船两头翘起来，等装上货物之后，船就被压平了。

小清河上的货船主要是到济南来回运货，济南有天桥附近和大明湖两处码头，中间路过好多的村庄码头，有运货的就往船上装卸货，就像现在的物流一样，那时候船下行时往往装载着布匹、石块、工业用品等，上行大多装着棉花、西瓜、粮食、虾酱等生活用品。陈立义说他堂姐家的对槽船大约能载重五六吨货物。

小清河水不宽，二十来米宽，也就并行两条船这么宽。船只来

往运货，去济南是上游，得使风或用人力拉。从济南回是下游，顺水，让自己慢慢往下流就行。船上一共四个人，逆流或遇顶风需要拉船的时候，一位老师傅在船尾掌舵，还有一个人负责在前面拿着桨，一会儿往左边一顶，一会儿往右边一顶，掌控方向，陈立义因为年龄小，就和另一个伙伴下水拉纤。那时他们大多只穿一条短裤，赤着双脚，夏天赤着上身，一副木质的纤板斜挎在胸前，为了减少纤板对胸肩的勒拉，他们会将穿旧的布鞋底儿垫在中间。拉纤时，他们弓着身子、低着头，一步一步地往前艰难跋涉，有时为了协调一致、提振精神会哼着低沉的调子。

陈立义说当时船上货运无黑无白，吃住都在船上，吃的一般是粗粮窝头、小米绿豆干饭和咸菜。来回时间也不确定，走走停停。船顶上有面小旗子，有时夜里停船正睡着觉，听到上面的小旗子呼啦呼啦响，起来看看，有风了，就起来，继续走。他说那时年轻，装卸货物都很卖力，整日没白没黑地干，很累，也很辛苦。

冬天大冷的时候，就没法干了。船只能停在那里，为了防止冰块把船划破，他们会把船吊起来，在船边挡上木板，要不船经不住河冰的刮擦，很快就会把船划破。

公私合营之后，陈立义堂姐家的船就被公家收上去了，那时已经有了拖轮，一次可拖八九艘驳船，就很少再用人力了。后来他托亲戚的关系，把关系转到了济南，在济南工作了几年之后，又回到了老家。

当我问起陈立义那时候拉船工钱是怎么算的时候，他笑着说那时候年龄小，又是给亲戚家干活，主要是挣口吃的，无所谓工资不工资。

令陈大爷欣慰的是，堂姐家的儿子每年都会来看他，告诉他小清河的发展情况以及曾经一块儿拉纤的伙伴们的情况。如今，随着岁月更替，时光流逝，那些曾经在小清河上拉纤的人在世的也越来越少，那时陈立义是最年轻的，如今也已经八十多岁了。

说起现在的生活，陈大爷说，他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均已成家，都在外面住，生活不错。年轻时虽然受过苦吃过累，如今他和老伴终于可以安享晚年了。

每每想起那段在小清河上拉纤的日子，陈立义的思绪就会飘到往日的远方，在那小清河上，河水清澈，帆影成列……

(本文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任职于淄博周村供电公司)

□刘文波

小青岛与栈桥一水之隔，这小小的海中孤屿几乎全为绿树所覆盖，真是碧波里面一青螺。我猜想，当游客伫立在栈桥南端回澜阁旁眺望这近在咫尺的秀美小青岛时，心中一定会激起好奇，但由于时间有限或不清楚登岛路径等原因，不少人会带着对小岛的美好印象与留恋，怅怅地走回栈桥北端，踏上新的行程吧！

我上小青岛的那天，时节正是初秋，岛上的植物还带有盛夏的浓绿，空气却已有秋日的清爽与洁净。这小岛名为公园，游人却不多，许是上岛不便的缘故，游客不过十多人的样子，寥寥十余人散布在小岛各处，加上岛上花木扶疏，浓荫匝地，真是“空岛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在小岛上走走看看，最大的感受就是安静，它四周海水环绕，远离闹市，人又少，想不安静都难。公园管理处在小岛西面，屋檐从绿树丛中挑出一角，门前草坪上的喷水装置喷洒出一阵阵雨雾。

□张鑫

东营并不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城市，尽管同在海边，但它的名气远远没有青岛、大连这些海滨城市的名头响亮。我从小生长在中原，对海滨城市了解很少，更没有听说过东营这座城市。之所以近年来屡到东营游玩，对这座城市越来越熟悉，是因为我结识了一位东营的画家，黄河口湿地画派创始人石建勋老师。

我从小喜欢国画，平时也非常留意活跃在当今画坛的著名画家。一次偶然的机，我在网络上欣赏到了石建勋老师的作品，他的作品磅礴大气、气势浩瀚，给人带来震撼心灵的视觉享受。他的作品多描绘湿地美景，芦苇、丹顶鹤、东方白鹤、赤碱蓬、鹈鹕等元素是他的画面中常见的内容。他有很多大幅幅作品，画面中往往呈现葱葱翠绿的芦苇浩浩荡荡，紫红的碱蓬草一望无边、清亮的河流宛转回环、优雅高洁的丹顶鹤起舞翩跹的壮阔场景。我被石老师的湿地艺术深深吸引，和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言语间，石老师提到他描绘的风景就是东营这座城市的美景，我便也动了想要去这座城市游览的念头。

去年十一黄金周，我的愿望终于实现，我抵达了这座美丽的滨海之城。

由于长期从脚下的这片土地中汲取营养并从事家乡文化的传播工作，石老师对东营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和自然风貌都有着独特而深入的理解，他滔滔不绝地为我讲解着这座城市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

第一天石老师开车带我

清幽的小青岛

这样看着走着，不觉来到小青岛顶端一所院子门前，院子当中矗立一座洁白的锥形灯塔，这是海上过往船只进出胶州湾的重要航标，1900年由德国人建造。洁白的塔身耸立于周围绿树之上，塔身的白，树木的绿，相互映衬，格外鲜明、美丽。

环岛一周，我认为小青岛最好的地方是岛的北端和岛西南的琴屿广场。

在岛的北面海岸边石凳上坐坐，头顶是绿树蓝天，北面呢，就是栈桥及林立的高楼与隐隐约约的车辆人流，那是一个花花绿绿、红尘滚滚的世界。此时，独坐小青岛一隅的你，看着对岸的一切，真有超然尘外的意味。是的，此时的你就暂时抛开那红尘万丈，且沉浸在这一个静静的世界里，享受属于你自己的这段时光吧，清凉的海风穿过青枝绿叶的缝隙拂到脸上、脚下，层层的海浪轻轻吻着海边的岩石，情深意长，慢慢的，你烦躁的心平静下来了，头脑里混乱的思绪清晰了。是的，忙忙碌碌生活

的人们，需要这种环境，需要这暂时的宁静。

西南部的琴屿广场是观海的绝佳之处，这里地势平坦，天高海阔，只有远处卧着一带起伏的山脉，南面则毫无遮挡，目之所及，只是浩浩渺渺的海面，时有来自于青岛港满载货物的轮船，浮在这片海面之上，乍一看去，它好像固定在那儿似的，一点儿也看不出它在移动，过一会儿再看，你才意识到它在渐渐离你远去，也把你的思绪带到天外……

小青岛东南有一道长长的海堤与陆地相连，要登岛先要走过这道长长的海堤，而且有点迂回，不很方便，正因为这个原因吧，岛上游人寥寥，与北面不远的栈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栈桥因为近便的缘故，天天游人如织，闹闹嚷嚷。从另一方面看，交通的不便，倒成就了小青岛的另一境界，这就是清幽，这对小青岛来说，幸耶？非耶？

(本文作者任职于山东莒南第二中学)

黄河入海的地方

去了位于垦利区的黄河入海口，这里地处渤海和莱州湾交汇处，是万里黄河奔腾入海的地方。黄河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北麓古宗列盆地的玛曲开始，一路呈“几”字形纵横5464公里奔腾入海，以鬼斧神工的手笔呈现出一处处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就在黄河的哺育中滋生成长。穿行在天鹅湖畔、芦苇文化乐园、万亩槐林森林公园、黄河雕塑园中，感受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景象、黄河文明的灿烂悠长、华夏历史的厚重沧桑。

登观光塔到达高空观景台，我心中的激动无以言表，脚下的这片水域，就是历经了九曲十八弯的华夏母亲河奔腾入海的地方。这一刻，我感觉自己无比渺小，真正体会到了苏东坡泛舟赤壁时所写的如“沧海之一粟”的宇宙感、历史感。个体生命微小如尘埃，而宇宙又是何其浩渺，以肉体之渺小见证宇宙之浩瀚无穷是如此震撼人心、摄人心魄。这一刻，我感觉自己如同一片树叶置身于亚马逊森林，一粒沙置身于撒哈拉沙漠，一滴水置身于太平洋，一粒尘埃置身于大千世界、茫茫宇宙。

脚下的河水奔腾不息，如同千军万马开疆拓土。耳畔传来震耳欲聋的水流声，恰如战场上气势磅礴令人热血沸腾的厮杀。高空中海风强劲，湿润的风肆意地抚摸着我的每一寸肌肤，这是翻山越岭、跨越山海的气流献给每一个前来黄河入海口观光游览的游客珍贵的礼物。我闻到了清新怡人、沁人心脾的气息，它钻入我的口鼻我的肺腑我的全

身的每一个角落，让我的生命和黄河母亲水乳交融，片刻不离。席卷着泥沙的黄河水金黄金贵，叫喊着嘶鸣着奔入翡翠色的浩瀚海水中，勾勒出清晰的黄蓝交汇的边界线。黄河于华夏文明是母亲，于亿万华夏儿女是母亲，但当她奔入海洋的那一刻，她也变成了一个对母亲充满依恋的孩子，迫不及待地涌入母亲那温暖的怀抱，直到河海一体，再无分离。

行走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随处可见的鸟儿翻飞起舞，鸣声阵阵。《诗经》中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一代文豪苏东坡写有名篇《放鹤亭记》，宋徽宗也画有千古名作《瑞鹤图》，无数文人墨客毫不吝惜地呈现出对于仙鹤的喜爱。而此刻飞翔在我眼前的，不仅有素雅高洁、舞姿灵动的丹顶鹤，还有黑嘴鸥、东方白鹤、白鹤、勺嘴鹬、沙丘鹬、蓑羽鹤、灰鹤、白枕鹤、黑嘴天鹅、黑颈天鹅、黑天鹅、大天鹅、东亚卷羽鹈鹕、大鸨、苍鹭、池鹭、鸿雁等众多的鸟类，它们都是黄河口湿地系统中重要的成员。石老师讲，这里被称作“鸟类的国际机场”“中国东方白鹤之乡”“中国黑嘴鸥之乡”，保护区内湿地面积超过30万亩，共有珍稀鸟类373种。大批候鸟栖息其间，人们经常可以看见“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不见湿地草”的壮观景象。无数鸟儿们在广阔的湿地里飞翔、欢鸣，给黄河入海口注入无尽的生机活力，也使得这里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本文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黄河口湿地画派研究会研究员)